

国防纪事

守护同一片海

李翔宇

我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的户外展区，海风猎猎，却吹不散混合着轻微锈味与海水咸腥的气息。海浪拍打着礁石，那几艘驻泊在岸边的退役军舰，在阳光下投下巨大沉默的影子。

作为一名大学生，我对国防的理解，此前更多地停留在军事理论课的PPT里，停留在教材上关于“海防”的字里行间。而此刻，当我真正站在这里，那些枯燥的概念突然有了温度、有了形状。

我的目光，最先被驻泊在港湾的那艘驱逐舰吸引。斑驳的漆面，如同百战老兵脸上的皱纹，写满故事。沿着舷梯登上甲板，抚摸主炮的炮管，我想象着几十年前，那些和我年岁相仿的水兵，就是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，守着这些如今看来已经落后的装备，在风浪中巡航，在暗夜保持警惕。

走进舰艇内部，通道低矮狭窄，需要弯腰才能通过。舱室里是密密麻麻的仪表盘和阀门，一张张水兵床比学生宿舍床铺要窄小得多。这是水兵们用青春填满的“家”。“以舰为家，以海为伴”不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眼前这狭窄却整洁的空间，是弥漫在空气里机油与铁锈的味道。

顺着海上舰艇展区前行，鞍山舰、“长征一号”核潜艇驻泊于碧波之中，无声述说着不平凡的过往。

回到室内展馆，我的脚步为陈列在地下展厅的歼-15舰载战斗机而停住。它记录了一个历史性的瞬间——2012年11月23日，这架552号米黄色舰载战斗机，呼啸着扑向辽宁舰甲板。此刻，我静静地站着，仿佛能听到那一声巨响：“砰！”战机的尾钩牢牢挂住第二道阻拦索，滑行几十米后稳稳停住。飞行员操纵歼-15战机，在航母上成功实施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，用“惊天一落”开启人民海军航母事业的新时代。

继续前行，我在一块展板前看到一个令人心碎的名字：罗阳，歼-15舰载战斗机研制现场总指挥。就在亲眼见证552号成功着舰的两天后，他因劳累过度以身殉职，年仅51岁。罗阳常说：“我们一手托着国家财产，一手托着战友的生命。”这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担当。不远处，另一位年轻飞行员——张超的照片映入眼帘。2016年4月27日，他驾驶的舰载战斗机在进行陆基模拟着舰接地时，突发发电故障。危急关头，他果断处置，尽最大努力保住战机，推杆无效，被迫跳伞，壮烈牺牲。

我站在这些照片前，久久沉默。原来，我们看到的每一次“惊天一落”，背后都有那么多看不见的付出与牺牲。他们用不同的方式，守护着同一片海。

以前，总觉得国防离我很远。但这一天，当我触摸被海风侵蚀的甲板，当我小心翼翼地穿行在狭小的舱室，当我与照片上的目光静静对视——我上了一节最生动的国防教育课。献身国防，也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向往的选择。



植绿(剪纸) 张标作

军旅点滴

第一次喝酥油茶，是在藏北海拔4600米的安多兵站。

土坯墙围起的食堂里，盛着酥油茶的搪瓷碗刚递过来，一股冲鼻子的味道就钻进嗓子眼。不是羊肉膻，也不是牛奶甜，碗里乳黄色的汤上漂着一层油花，我捏着碗沿直撇嘴。

“喝！”马队长的声音像冻硬的石头般砸过来。他站在门口，军绿色袖口磨得起毛，领口一圈白花花的碱印，是汗渍晒干的痕迹。

我抿了一小口，那味儿在嘴里炸开：先涩后咸，最后一股膻味直冲天灵盖。胃里开始翻江倒海，我捂着嘴冲到外面，“哇”地吐在土路上。

“这东西能喝？”我抹着嘴直皱眉。河北籍战友小李咬着青稞饼跑过来，递过手帕：“马队长说了，咱靠这个活命呢。”

“小朱，这儿氧气含量只有内地的一半。接下来要去羌塘无人区，若没有酥油茶，咱3天就得趴下。”马队长蹲下来指着远处的雪山，“酥油抗冻，茶叶提神，盐补气力，哪一样也不能少。”

我眯着马队长把他那碗酥油茶喝了个底朝天，喉结一动一动的。旁边的山东籍战友大刘捏着鼻子大口喝，四川籍战友小张就着青稞饼往下咽。只有赵老兵喝得舒坦，黧黑的脸上，皱纹里都是笑意：“当年我吐得比你们凶，被马队长‘逼’着喝，现在一天不喝就浑身不得劲。”

马队长没多说什么，给我们下了“通牒”：“必须适应，7天后进无人区。”

进无人区，是要完成测绘任务。那7天，炊事员老周天不亮就熬茶，砖茶在大铁锅里煮得发黑，味儿飘得满院子都是。我们排队领茶，个个愁眉苦脸。

我吐了好几次。第4天，马队长端着一个新搪瓷碗过来，里面的茶看着清亮些：“试试这个，老周用牦牛奶酥油做的，膻味小。”

我凑过去闻了闻，居然有股奶香味，混着茶的醇厚。抿了一口，温热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，胃里暖烘烘的，太阳穴的疼痛也轻了点。“这是我托汽车兵带回来的。”马队长笑了，“十斤牛奶才出几两酥油，金贵着呢。”

我心头一热。马队长看着严厉，其实很细心：知道我们南方籍士兵吃不惯青稞饼，他让老周蒸大米；晚上

冷，他把自己的棉大衣拆了，给我们的铺盖加棉花。

第7天，我已经能咕咕咚咚喝下半碗了。进无人区前，马队长铺开地图：“每天早晚两碗酥油茶，这是命令。”他掏出一块黄澄澄的酥油，切成小块分给我们，“这跟子弹一样金贵。”

卡车在搓板路上颠簸了5个小时，抵达海拔5000米的地方。下车时，腿都发沉。马队长指挥我们搭帐篷，老周已经支起铁锅熬茶。他先把砖茶煮好，再把酥油扔进茶桶，加茶汤和盐，拿长柄木槌“咚咚”抽打，不一会儿就制成乳黄色的茶。我端起碗先喝了一大口，真香。

执行任务期间，我们天不亮喝两碗茶，然后扛着仪器蹚河爬坡。有一次，小李从坡上滚下来，胳膊擦出血，脸都白了。老周端来热酥油茶，小李喝下没多久，脸色就缓了过来。

过冰河那天，冰水没到膝盖，冻得人直打颤。上岸后，马队长逼着我们喝热茶，暖流从胃里淌到脚尖，冻僵的脚趾慢慢有了知觉。“藏族老乡说，酥油茶是高原的太阳。”马队长搓着通红的脚，“不光暖身子，还暖心。”

晚上睡帐篷，外面的风声像野兽的吼声。我们裹着大衣睡不着，就聊起家乡：小李想啤酒，小张馋红烧肉，

大刘拍着胸脯说回去请大伙吃大餐。马队长进来分酥油，老周在灶台前搅茶，帐篷里暖得像家。

离开任务区时，藏族老乡往我们背包里塞酥油，让我们路上喝。卡车开出去老远，回头还能看见他们站在帐篷前挥手……

30多年过去，我回了江南，每当早上泡绿茶，鼻尖总飘着酥油茶的味儿。

前一阵战友聚会，小李开了物流公司，说起当年吐在马队长军靴上的事，笑得直不起腰。大刘说马队长退休后留在西宁，把学做的酥油茶给他寄了一罐，“跟当年一个味儿。”

散场时，小李塞给我一个包裹，是马队长托他带来的酥油，还有一张纸条：“有空来西宁，我给你们熬茶。”

回家后，我试着煮了一碗，砖茶浓，酥油匀，撒了点盐。喝一口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还是当年的味道，从胃里暖到心里。

窗外的月光，亮得像羌塘的雪。我捧着当年那个掉漆的搪瓷碗，仿佛又看见马队长分酥油、老周搅茶、战友们抢青稞饼。

有些味道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就像那碗酥油茶，无论过去多少年，总在记忆里冒着热气，温暖着往后的日子。

梅好的美好

韩光

好靠墙而坐，微笑地看着魏来进入梦乡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梅好赶路时常常咳嗽、发抖。那天上午，梅好走路直打晃，魏来说：“美老兵，要不咱俩休息一天？”梅好轻轻摇了摇头，脚步没有停下来。魏来就跟着他继续赶路。

行至山腰，眼尖的魏来发现一个小山洞。无疑，这将是上次住小土屋后，他们的第二个“豪华”住处了。

“美老兵，等打完仗，你第一件事干啥？”钻进洞后，魏来问梅好。

“吃大米饭，可劲儿吃。你呢？”梅好来了兴致。

魏来将口水咽进肚子里，然后说：“我……我想回家看我娘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梅好说：“那咱们先吃大米饭，吃完我陪你回家看娘。”

“好……”魏来很快睡熟了。梅好没有睡下，心里盘算着如何再咬牙撑几天，陪魏来多走一段路。晚上，

风雪袭来，洞内温度骤降。梅好见魏来缩成一团，便用身体尽可能堵住风口。

待魏来醒来，发现梅好竟然用身体当“门”，替他挡住寒风。此刻，梅好闭着眼睛靠在洞口旁。“美老兵，美老兵！”魏来使劲呼喊。梅好的嘴唇微微动了动，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，“我不中用了……能撑到今日，已经赚了。”

“你一定……”梅好说不出话来，右手缓缓抬起，手指僵在半空，指向北方——那正是红军北上抗日的方向。

魏来强忍泪水，不在梅好面前哭，让他走得安心。

告别梅好，连着几天独自赶路，魏来终于撵上前方休整的连队……

后来，吃饭时，魏来总要发一会儿呆，然后扒一口，嚼得很慢。有人问他想啥呢，他说：“这米饭，喷喷香。”

世相一笔

太阳快要落山时，两名红军战士正在山梁上艰难前行。征衣褴褛，早就辨不出原来的颜色。

小战士叫魏来，13岁，个头比枪杆高出两拳。老兵叫梅好，年近40岁，骨瘦如柴。他们7天前认识，成了好兄弟。“梅”和“没”同音，魏来嫌它不吉利，故意把“梅”念成“美”，于是梅老兵便成了“美老兵”。

7天前的傍晚，天空下起冰粒子，掉队的魏来手脚冻得不听使唤，忍不住哭起来。此刻，梅好正在不远处带着石头喘息，冰粒子打在脸上，他不觉觉得疼，只迷迷糊糊地想着喷喷香的大米饭……一阵揪心的哭声，让虚弱的梅好清醒了些。

几经挣扎，梅好终于扶着石头站

起来，循着哭声找到蜷缩在雪地上的魏来；“莫哭。哭不顶事，小同志坚强些。”

绝望中遇到战友，魏来惊喜万分，用黑乎乎的手背抹去眼泪。

“给！”梅好从干粮袋里抓出一把炒青稞，递给魏来。

香味钻进鼻孔，魏来将梅好手里的青稞都塞进嘴里。肚子里有粮食，魏来很快打起精神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把你的饭吃了。”

“你是我弟弟，别见外。”梅好四下看了看，“太冷了，咱们到前面找个睡觉的地方吧。”

他俩相互搀扶着走了一段路，发现路旁有间破败的小土屋，赶紧进去。虽然四处漏风，总比在雪地上受冻强多了，更难得的是墙角散落着一些干草。两人都咧嘴笑了。

“没想到今晚能睡在这么好的地方！”魏来躺在干草上，满心高兴。梅

门岗老兵

刘河江

5点20分，天色微明。县人武部营区自动铁栅门前，一个笔挺的身影已站成一道风景。52岁的施师傅抬手，指尖顺着深蓝保安服的接缝，把洗得泛白的布料捋得没有一丝褶皱——这是他多年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。即使衣服上没有领花肩章，“整洁利落”4个字已刻进骨子里。他握紧竹扫帚，帚尖贴着地面扫过，“唰、唰、唰”的声响均匀利落，像极了当年队列训练时，营区里整齐划一脚步声。

这位低头扫地的施师傅，曾在驻大西北的军营服役多年。在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大潮中，他递交了退役申请。收拾行囊时，他把军装叠得方方正正，连同三等功证书、优秀指挥员嘉奖令等荣誉证书，一起放进行李箱。

退役回乡后，他和妻子一起逛菜市场、做家务，陪伴上高中的儿子复习功课，用实际行动来弥补曾经聚少离多的亏欠。日子一长，清晨和晚上听不到军号声，他会坐在沙发上发愣，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
为了“找个能守着军号声的地方”，经人介绍，他来到县人武部当门卫。只字未提过往的军旅经历和荣誉，他把这个普通的岗位当成新的“战位”。每天到岗后，他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门岗设施：监控探头是否正常转动、登记簿是否摆放整齐、应急电话是否畅通，连窗台缝隙里的尘垢都要用牙签一点点剔干净，还把玻璃擦得能清晰映出过往行人的身影。

上班时，施师傅会提前半小时到岗，接过夜班同事手里的登记簿，

低声说：“你快去吃早饭，这里有我。”中午轮岗午休，遇到同事家有事，他会爽快顶上：“放心，我替你值守，保证不出差错。”机关人员上下班，他的问候从没断过：“小李，今天风大，多穿点”“杨科长，昨晚又加班，辛苦了”……他的笑容真诚亲切，眼角皱纹里满是暖意。

一天，老战友偶然得知他的情况，在电话那头急得“质问”道：“你为啥要去‘看大门’？”施师傅理解老战友的关爱，淡然地说：“你还不了解我？这儿每天能听到军号声，看着穿军装的人来来往往，我心里踏实。岗位不分高低，把想做的事做好，就是尽责。”

上级机关来检查，两位穿便装的检查人员径直走向大门，施师傅挺直腰板，双脚并拢，右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：“同志您好，请出示证件登记。”核实信息后，他拿起内线电话：“值班室注意，上级检查组到访。”检查人员看他一丝不苟，忍不住问：“同志，您在部队待了多少年？”施师傅笑着回答：“一辈子！”

晚6点，接夜班的王师傅刚到岗，施师傅已把值班记录本摊在桌上，指尖划过页面，细细叮嘱：“今日值班首长是谢副部长，值班员张参谋，应急连三排是值班分队。夜里气温低，每隔一小时要巡查一次大门周边。”看着施师傅工整的值班记录，王师傅不禁心生敬佩。

脱下戎装，初心未改。这位门岗老兵，用日复一日的认真值守证明：军人本色不会因岗位变换而褪色。那份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担当，在晨曦与暮色中，绽放动人的光芒。



墩塘春雨(中国画)

吴其勇作

一瓣心香

油菜花开

向勇

故乡的油菜花开开了。发小的微信朋友圈，已被耀眼的金黄色覆盖。图片里，游人徜徉在油菜花海，惬意与欢喜藏在笑容里。还有人索性搬来躺椅，静卧花丛旁，任春风拂过脸颊。这份悠然自得勾起我心底最柔软的牵挂。

每年3月，春风轻拂，故乡的山野便褪去冬日的萧瑟，铺成一望无际的金色海洋。空气中氤氲着油菜花独有的清甜，田埂间、溪流旁、房前屋后，全是明亮而温暖的黄。幼时的我总爱在山野间肆意奔跑，清脆的笑声在春风里飘得很远。夕阳西下，母亲会站在田埂边，隔着层层叠叠的油菜花，喊我回家吃饭。

对于乡亲们而言，油菜花不只是一道风景，更是家中沉甸甸的寄望。在物质生活尚不富裕的年代，家家户户在田埂上种满油菜。每到收获的季节，金灿灿的菜籽被晾晒在院坝内，晒干后榨成清亮的菜籽油，一部分留作自家食用，剩下的拿到集市去卖，换些钱贴补家用、供孩子读书。于是，每年收菜籽的时节，谁家收的菜籽多、榨的油香，成了乡亲们暗自的比拼。那份朴素的喜悦，藏在每一粒饱满的菜籽里，也藏在每一缕浓郁的油香中。

我从巴山蜀水的褶皱里走出，奔赴远方的军营。30多年里，我踩过没膝的积雪，在凛冽的寒风中摸爬滚打；在火热的练兵场上挥汗如雨，收获每一次突破与成长。岁月染白了鬓角，却从未冲淡我内心对故乡的思念。我常常想起家乡的油菜花，想起田埂上肆意奔跑的时光，想起母亲站在花海尽头温柔的笑容，想起那缕刻在记忆里的菜油香。

有人问我，离家这么久，走了这么远，会不会想家。我笑着回答：“怎么会不想？”可我更清楚，岗位在哪里，就要把根扎在哪里。

每年父母都会从千里之外给我寄来菜籽油，炒出来的菜肴外香。后来我懂得，那丝丝缕缕的香气里，藏着父母沉甸甸的牵挂和我对故乡深深的想念。

那枚党员徽章

刘伟强

爷爷去世那年，我刚选改为军士。弥留之际，他枯瘦的手攥着一枚党员徽章。那是他佩戴多年的“宝贝”，边缘已磨得发亮。父亲和大伯跪在床边，泪水滴在爷爷手背上。爷爷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把党员徽章塞进父亲掌心，声音微弱：“好好跟着党，做个有用的人。”

大伯是一名中学老师，早些年就入了党。他说，是爷爷的言传身教让他早早懂得“党员”二字的分量——教书育人要尽心，服务群众要热心，这是党员该有的样子。大伯在学校是出了名的好孩子，课余时间帮学生补习，帮困难家庭的孩子争取资助。他胸前的党员徽章，在三尺讲台上闪光。

每次提起大伯，父亲眼里满是敬佩。入党，也是他埋在心底的愿望。父亲肠胃不好，常年被病痛缠磨。他身高1.73米，体重从未超过90斤。因为身体原因，父亲一次次错过入党的机会。但他一直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。身体稍好一点，他就揣着药瓶去做义工：帮村里孤寡老人买菜送药、打扫屋子、修理水龙头。母亲心疼他，劝他好好歇歇，他却摇头：“虽然没入党，但我得照着党员的标准做事。”

在家庭的影响下，入党也成了我努力的方向。在军营，训练再苦，我都咬牙坚持；任务再难，我都冲在前面。除了军事技能，日常工作我也主动积极作为，只盼着用实实在在的成绩靠近党组织。

当指导员宣布，组织决定吸收我为预备党员时，我的眼眶湿润了，因为我离爷爷的期望越来越近了。

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里，电话那头，大伯笑得爽朗：“好小子，没给爷爷丢脸，没给咱家丢脸。”父亲的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：“好、好，我儿子是预备党员了。”母亲后来给我发消息说，父亲拿着那枚党员徽章，在爷爷的遗像前站了很久，脸上是笑，眼里是泪。

爷爷用一生践行党员初心，大伯在讲台诠释党员担当，父亲用赤诚靠近信仰。我会继续用热爱和奋斗，让那枚党员徽章熠熠生辉。